



林國軒

不久前，一位會計師摯友，忽然打電話到山居，問我：「國家印行的新臺幣紙鈔上，錢幣單位寫圓，但是你們銀行為什麼都使用元這一個字呢？」因此花了些時間，查了一些資料，草成這一篇小文，以代替回答。

遍查康熙字典，有關圓字，都是圓形或圓滿的意思，當量詞使用的情形，勉強可以找到『緯略』：「圓，古卯子」；至於元字，大概是『戰國策』：「制海內子元元」，以及『史記文帝本紀』：「以全天下元元之民」，但都是泛稱。

圓字能找到當量詞用的紀錄，是明·陶宗儀編的『說郛』卷三，引唐·段公路『北戶錄』：「前朝以墨為螺、為量、為圓、為枚……梁科律：御墨一量十二圓，」較晚的是清·魏源『聖武記』卷八：「凡商船出洋者，勒稅番銀四百圓」。

在元朝中統年間，甚至還發行了二種鈔票，即「交鈔」、「元寶鈔」，通稱中統鈔；據元史食貨志記載，「世祖中統元年，始造交鈔，以絲為本，每銀五十兩，易絲鈔一千兩，是年十月，又造中統元寶鈔……二十四年，遂改造至元鈔，自二貫至五文，凡十有一等，與中統鈔通行，」這是元朝另設的貨幣制度。

而元字，最早都是當開始的意思，如一年的第一天稱元旦；至於當量詞用，應該是以前都稱元寶一枚為一元的關係，也因為古代的元寶，都會在幣面鑄上年號、朝代，所以談元寶時，一定在前面冠上年號或朝代。傳說唐朝玄宗時，鑄的四方「開元通寶」字樣，讀的時候，應該先上後下、次左後右，但是人們卻把它讀為「開通元寶」，所以民間流俗便一直通稱為「元寶」錢。

還說開元通寶錢上面的文字，都是歐陽詢所寫的，但上面卻有甲痕，據青瑣集楊貴妃別傳就這樣說，開元通寶錢，是唐明皇所鑄，上面有甲痕，乃楊貴妃所掐，當時鑄錢時，也把掐痕一併鑄上去。

宋史食貨志亦稱，宋太宗·太平興國時，鑄有「太平通寶」，到了淳化時，又改鑄並親書「淳化元寶」，此後所有朝代改元更鑄，都稱「元寶」；在元史楊湜傳則說，楊湜是以銀五十兩鑄為一錠，也在上面刻上「元寶」字樣，此後用起來就非常方便。

為了元寶的方便使用，面值都會加以區分，就像現在的硬幣一樣；通常大的紋銀稱元寶，小的稱銀錠，而有百兩、五十兩、二、三兩之分，又、據清·袁枚『答秋帆制府書』：「纔還山中，見案上手書及國寶四元，」這可能是以元，正式當貨幣單位的紀錄。

在清季海通以後，政府曾倣效墨西哥幣自鑄銀圓，重舊制庫平七錢二分，合二六、八五六七二公分，銀九銅一。而日本的金幣，亦以圓為單位，至

於對美國和加拿大幣，早年亦都譯稱為金圓，也可能是新臺幣至今還一直以圓當錢幣的單位名稱之原因。

古人計算錢幣，都是以金銀銅等的價值來區分，號稱三品，但是這些東西有重量，攜帶不便，所以在宋代天聖年間，設立「交子」代替，就是一種紙券，是今日紙幣的來源。至於錢幣單位，大概是以緡、貫、文的名詞來區分，緡是指一串錢，即一千文為一緡，應該是今日的一兩銀子；貫也是一千錢，文的單位最小。

其實圓和元同音，是各自有其原始的意思，但經過千年時間之後，漸進的演變，而開始有了一些相通的用意，可能是書寫起來，圓的筆劃太多，自然多所不便，因之開始把元借作圓來使用，所以在民國二十二年，國民政府頒布「銀本位幣鑄造條例」時，便正式改圓為元，一元為十角、為百分，而沿用至今，吾人不知為何政府在印製紙鈔時，還是用圓當貨幣的單位，而不用元代替，是不是覺得用圓比較正式，而元可能只是省寫的代用關係。



▲ 中統鈔



▲ 元寶鈔



▲ 交子



退休生涯回顧

莊松文

筆者於 2003 年（民國 92 年）元旦屆齡退休，距初入彰化銀行服務整整 41 年有餘，真是光陰似箭，歲月如流。想起求學時候，在英文課堂讀到膾炙人口的“The last class”一文，對作者同情德、法戰後，阿爾薩斯人民對法文的懷念，是一篇情文並茂令人拍案叫絕的故事；而今物換星移，百感交集的輪到我們上最後一課。

彰銀曾經舉辦「退休生涯規劃」講座，記得當時很多同仁熱心的參加，帶來一陣的歡欣鼓舞，令人懷念不已。記得那位演講者一開口就說：「退休後不要再研究什麼銀行業務了」，疾呼我們「去當義工」，令胸有成竹的我們頓

時感到一頭霧水。她不提怎麼去理財，沒提觀光旅遊，倒是提到要活就要動。她說健康與快樂是當義工回饋得來的；因為當義工可以獲致身心的平衡，免去胸中的煩悶，如此健康與快樂自然就來。

她說了好多故事，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兩則：她說現代的年輕人，結婚以後不喜歡與上一代住在一起。她提到有一位大師說得對，年紀大的不要跟下一代住在一起，但也不要離得太遠。最好是婆婆煮了一碗湯，而這碗湯從婆婆家端到媳婦家，湯剛好還溫著的距離最為恰當。如此，彼此方便照應。

另外她講到，退休的老主管不要時常回到原崗位去打擾部屬。她的退休朋友的經驗是：「經理呀，好嗎？健康嗎？平安嗎？」茶、咖啡一杯接一杯端上來，真是無微不至，讓老長官賓至如歸。但，一次又一次，待遇漸漸不同囉！因為年輕的部屬公事忙呀，這是必然的現象。

非常感謝總行安排這場美好的「最後一課」，更感謝層峰以及台北區單位主管在百忙中一起參與，誠讓臨屆退休人員倍感溫馨永難忘懷。真心，能讓人感動；認真，能讓事情圓滿。如今，每位彰銀同仁已能做好與同業競爭的萬全準備，做個讓人感動、放心的彰銀人。

想當年，剛退休前幾年，到國內外各處旅遊，欣賞海外風光，增廣見聞。雖然覺得很快樂，但心裡總感覺似乎欠缺了什麼？於是想到重拾愛看書的習慣，先到重慶南路書店街逛一圈，雖然書店街不如往昔風光，但看書、買書，讓心情舒坦安靜下來。

看書是一種最好的消遣，不但增加知識，也增廣見聞讓自己身心愉快，並獲得一種心靈的慰藉。

今天，暢談退休生涯回顧，雖然覺得快樂無比，但精神上仍感到有些缺憾，於是開始從書本上吸取知識，獲得新靈感，這讓生活過得更為豐富、美滿，也讓退休生涯更為光彩圓滿。





蝶戀花

高鳳池

每次跨越大洋，經過 12、13 個鐘頭飛機落地，都是曦光初露時刻。在洛城上機時，夜色迷離，返鄉人陸陸續續到來，下機時人群亦趕集似的，爭先恐後奔向入關的行列。如素的腳步變慢了，是近鄉情怯嗎？應該不是，但步履蹣跚，心情忐忑不安，她不希望被飛鴻看出她又老一截，改變不了的事實，只好用力邁出腳步，風霜裡，努力提起精神。

上山的路不是九彎十八拐，但如素總被過高的車速，一下子被搖向這邊，一下子移向那邊，她真想開口：「運將，不必這麼急呀，很快就到了，不差那幾秒鐘。」

清晨的山林總是如此清爽宜人，除了爬山散步的人，只有早起啁啾穿梭樹梢覓食的鳥兒了。這些鳥兒似乎也歡迎如素回來，看不到身影，聲音可是那麼高亢興奮。

車子開入小徑，過幾個小彎，紅瓦白牆的房子出現林間。如素一下車就看到站在門前菜畦間的飛鴻微笑相迎，提水桶澆去菜葉上的露水，她知道飛鴻是在等她。不假藏的人啊，飛鴻老實地說：「我等你半個鐘了，一夜沒睡好，盡想著你幾時起飛，飛多久了，妳過換日線了，妳仍在黑黝黝的天空中，妳要落地了。飛鴻笑說著：「好像比上次晚了有 20 分鐘吧？」

「倒是沒晚。」如素把行李讓幫傭阿秀提進屋子：「人多，入關時我落在隊伍後面。」

「先坐一坐吧，喝杯阿秀給妳準備的奶茶，早餐也做好了。」

如素看著坐在近如咫尺面前的飛鴻，飛鴻一樣看著如素，好像都在尋找對方過去三百多個日子有什麼變化。

飛鴻說：「好像多了幾根白髮。」

如素說：「你不也一樣，倒是氣色一樣好。」

「這樣嗎？我爬山比以前更勤就是，明天我們就去爬一趟，我一點兒也不喘了呢，好像又年經了。」

「有這麼好的事嗎？」如素坦白說：「我的步伐可比以前更沉重了。」

「孩子沒有照顧好妳嗎？妳一定沒有吃好，營養不夠，或是運動不夠，我知道那邊靠海，風很大。上次就叮嚀妳不能忘記吃健康食品，妳有吃嗎？」

「有，有，你說的我都記著。」如素怕被飛鴻責備，接口回答。

「需要先洗澡？還是就去用早餐了。」

「不急洗澡，吃早餐好了，你一定起來很早。」

「是餓了，一夜半睡半醒，肚子早在抗議了。」

「你應該先吃呀，如果我再晚一點，你也窮等嗎？」

「妳回來，我珍惜每一餐一塊兒吃啊。」

如素說：「變孩子嗎？」是打趣，卻讓如素心顫掉淚。

明淨如鏡的玻璃圓桌上，六式小菜，和一只白瓷甕，一開起蓋就竄出煙的海鮮粥。早餐習慣吃粥，粥裡的海鮮像把海裡最珍貴的素材都蒐羅回來了。阿秀替大家各添了一碗，話說：「爺爺奶奶，如果不適口就是我用心不夠，奶奶，這些鮮魚都是爺爺昨天下山買的。」

如素感動地看著飛鴻笑著：「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力氣呢，一個人下山嗎？阿秀沒陪你去嗎？」

「我好的很，」飛鴻又笑著：「一個人自在，趁機會溜達，寫意的很哪。」

「要是我知道了，一定不放心。」

「奶奶，我說了，爺爺要我放一百個心。」阿秀是好幫手，她說自內心。

粥裡有扇貝、活鮑魚、白蝦、處女蟳，剔清骨刺的鯛魚，加上香菜佐料，讓如素吃了一口不忍嚥下喉。「你用了多大的心呀。」

「妳喜歡就好。」飛鴻補充說：「我知道妳近來喜歡粥。」

「隔著洋呢。」

「我不會從 Line 注意嗎？每一個半月我都會和宜和通通話。」

「這孩子什麼都沒有說，她在南加州的工作很忙。我們見面，每次問她的就是什麼時候結婚，她最近說傑人在催她了，她不快決定，他會變心了。」

飛鴻說：「不會的，傑人我信得過，是好孩子，倒是宜和不要為了工作，把青春耽誤了。」

雖然是早餐，卻是這麼別緻心裁的一頓早餐。在機上空下的肚子，如素被飛鴻一箸一匙挑好的食物塞滿了。如素低頭努力夾菜的樣子，可沒有瞞過飛鴻銳利的眼光，他故意不去看她，他透視了如素漣漪不止的心湖，淚滴悄悄地，偷偷地滑出眼窩。

飛鴻要如素上樓小睡一陣子，把飛行的疲累趕走，如素說她精神很好，要阿秀泡茶來喝。明亮的陽光已灑落林間處處，在廊下的茶座休息，說說談談比做甚麼都好。

這正是飛鴻希望的。

每年此時，飛鴻都會要油漆工把這茶座油漆一番，像新居初張，只為了迎接愛人歸來。

喝著阿秀沖泡的茶，在嘴裡品味，如素驚嘆說：「怎麼這麼入韻。」

「坪林朋友送來的，今年的新茶，我喝了幾次，我想妳也一定喜歡。我已為妳準備一些帶回去。這一趟可以多住幾天嗎？」

「一樣啦，機票買好了。」如素補充說：「這樣吧，明年我多安排幾天。」

「工作還不到一個段落嗎？」

「快了，已到產品臨床試驗階段。」

「真好。」飛鴻一聲輕呼，回想那場在矽谷的學術研討會，兩人提出同樣的基因問題，大會決定如素的論點和公式，有一場頗熱鬧的爭辯，各持己見，後來如素來信道了歉意，他說學術有爭論才有正確答案，飛鴻在想的，如素似也在想，所以飛鴻說：「這件事多久了呢？」

「十六年了，那年的前三年，宜和的父親去世，我的心在低潮，繁忙實驗沖淡痛苦，許多問題我厚著臉皮請教你，魚雁往返竟把大洋拉近了，這是上天的安排吧？」

「可不是，我原本決定獻身學術，孤獨終身的，而命運之神說不行哪，人間我有情緣未盡，我怎麼想也想不到，我們的心會相繫在這裡。」

如素回憶心中有過的渴望：「我多希望你能到矽谷來。」

「我考慮過，這是不可能的，這裡有許多事讓我離不開。」飛鴻理性地說：「能這樣見面已經太好了，記得妳這樣飛來飛去有多少年嗎？」

「十二年了，記得清清楚楚的。日記裡留下詳細的文字，我把很多年前在你園子挖的椿苗藏在行李中帶回去的事情也記下了，平生沒做過賊，一次偷關也成了一樁大事。」如素說著笑起來，笑得那麼開心。

「春椿種活了是不是？」

「我不是告訴了你，不只活了，還繁衍一片，隨時可摘來吃。」

說著說著，阿秀說午飯準備好了。如素說早餐吃晚了，現在是兩餐接著吃。午飯後，如素睡了一大覺，下樓來，飛鴻在園子裡。飛鴻關心問著：「有沒有睡好？」

「太好了，連夢都做了。」說著，如素遠眺面前遙遠的山，那是大屯山，夕陽移動在半山上，正面埋入深綠中，煙嵐浮動著，那麼平靜沉穩，多像眼前飛鴻的背影。走遍天涯海角，看過多少男人，如素記著，只有飛鴻是這麼一個沉穩擁有智慧的男人。

飛鴻忽然說：「DEAR，妳過來看，今年新種牡丹花的花苞裂開了，一兩天就滿開了，是為了歡迎妳喲，我記得妳說過喜歡牡丹的。」

「是呀，是呀。」如素急急走過來，眼前是一畦有數十棵的牡丹，半個人高，綠油油繁茂的葉子，伸高的花莖頂著花苞微微垂頭，好像歡迎這個家的女主人回來。



端午銘誌

詹鴻銘

粽香起時話端午
屈原放逐三年間
愁悴怨悱容枯槁
不復見竭智宗國
遭蔽鄣於讒邪妒
為抒其憤懣激情
求託卜問當自處
將從俗富貴媮生
寧廉潔直真明白
突梯滑稽以絜楹
寧正言不諱危身
孰吉凶何去何從
用君之心行所意
世時混濁而不清
讒人侈賢士無名
誰知吾忠貞尚節
呼嗟沉默默無言
忠勇兩全投汨羅

